

歷史與空間

■安立志

西望玉門關

(下)

這一局面在漢武帝劉徹登基之後發生了根本轉變。劉徹憑借前兩代領導人「文景之治」奠定的雄厚國力，開始對匈奴的進犯予以反擊。在對匈奴的戰爭中，衛青、霍去病二位將軍堪稱中流砥柱。元狩二年（公元前121年），漢武帝任命年僅19歲的霍去病為驃騎將軍，於當年春、夏兩度出擊，殲滅佔據河西地區（今河西走廊）的匈奴渾邪王、休屠王部4萬餘人，漢廷從而控制了河西大部地區。從未遭此敗績的匈奴為此而悲歌：「失我祁連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；失我焉支山，使我嫁婦無顏色。」（《西河故事》）元狩四年（前119年）春，漢武帝再命衛青、霍去病（當年22歲）舅甥二人率部深入漠北，尋獲匈奴主力。霍去病北進兩千多里，殲滅匈奴左賢王部七萬餘人，俘虜匈奴首領83人，乘勝追殺至匈奴腹地，在狼居胥山（今蒙古肯特山）舉行了祭天封禮，在姑衍山（今蒙古肯特山北）舉行了祭地禪禮，兵鋒直逼瀚海（今俄羅斯貝加爾湖）。經此一戰，「匈奴遠遁，而漠南無王庭」（《漢書·霍去病傳》），危害漢朝百餘年的匈奴邊患基本消除。清代詩人王雲詩云：「西域河沙古未開，鼙鼓微埃接輪台。掃空瀚海長城外，斷得匈奴右臂來。和議終非中國計，窮兵才是帝王才。守文弱主書生見，難與英雄靖九垓。」（《詠漢武帝》）如果說王雲詩讚漢武帝帝有爭議的話，那麼，李白的《塞下曲》讚霍去病則史有共識：「駿馬似風颯，鳴鞭出渭橋。彎弓辭漢月，插羽破天驕。陣解星芒盡，營空海霧消。功成畫麟閣，獨有霍嫖姚。」（《霍去病曾受封「嫖姚校尉」》）（《全唐詩》卷164）隨着戰事的節節推進，漢軍旌旗指處，長城、烽燧、要塞逐一而設。元鼎六年（前111年），在兩年前設立武威、酒泉兩郡之後，又增設張掖、敦煌兩郡，同時設立玉門關和陽關。漢政權「列四郡，據兩關」，正式將河西地區納入了王朝的版圖。這就是玉門關的起源。

據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，玉門關與陽關當時

均位於敦煌郡龍勒縣境。河西歸漢以後，內地通往西域的通路被打通，中西開始了頻繁的經濟、文化交流，內地的絲綢、陶瓷及冶鐵、造紙等技藝輸往西域，西域的葡萄、石榴、苜蓿連同音樂、宗教傳入內地，於是成就了這條絡繹千年的古道——絲綢之路。絲綢之路自敦煌以西分為兩路，一條出敦煌向西北經玉門關北行，叫天山北路；一條出敦煌向西南經陽關南行，叫天山南路。玉門關和陽關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驛站與關卡。

漢代之後，另一個對西域大部長期支配和管轄的強大政權是唐王朝。因此，不僅形成了唐代邊塞詩的流派，而且有大量玉門關的題詠，其中頗多千古名句，如：「青海長雲暗雪山，孤城遙望玉門關。」（王昌齡，《全唐詩》卷143）「長風幾萬里，吹度玉門關。」（李白，卷163）「玉門關城迥且孤，黃沙萬里白草枯。」（岑參，卷199）「百戰沙場汗流血，夢魂猶在玉門關。」（唐彥謙，卷671）這些題詠，或豪邁，或蒼涼，或悲壯，或幽怨，從不同角度體現了一個開放大國海納百川的胸襟與氣概。

有兩首唐人絕句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一首是中唐詩人戴叔倫的《塞上曲》：「漢家旌幟滿陰山，不遣胡兒匹马還。願得此身長報國，何須生入玉門關。」（卷274）一首是晚唐詩人胡曾的《玉門關》：「西戎不敢過天山，定遠功成白馬閒。半夜帳中停燭坐，唯思生入玉門關。」（卷647）兩首詩指向了同一地、同一人，那就是玉門關和「班定遠」（班超）。

班超（公元32—102年），字仲升，扶風平陵（今陝西咸陽）人，公元一世紀東漢著名的軍事家和外交家。永平十六年（73



■羌笛何須怨楊柳，春風不度玉門關。 網上圖片

年），班超投筆從戎，他以非凡的政治和軍事才能，在萬里之外的西域（大部屬於今新疆地區）縱橫捭闔31年，平定了50多個國家，為改善周邊環境，促進民族融合，作出了巨大貢獻。永元七年（95年），漢廷因其功勳卓著，封其為定遠侯，後人遂稱「班定遠」。永元十二年（100年），班超因年邁請求回國，上書中有「臣不敢望到酒泉郡，但願生入玉門關」（《後漢書·班超傳》）一語。班超的請求獲得漢帝批准，於永元十四年（102年）八月回到洛陽，九月即因病去世，享年71歲。

回頭再看這兩首絕句，無論戴叔倫還是胡曾，他們都肯定了班超的巨大功績。但在班超「生入玉門關」一事上，兩人看法分歧明顯。戴叔倫要求班超「願得此身長報國，何須生入玉門關。」似乎帶有「最最革命」的極「左」色彩，而胡曾理解班超「半夜帳中停燭坐，唯思生入玉門關。」似乎更符合人之常情。

玉門關三處遺址，除酒泉石關峽因戰事推進、主動放棄之外，專家推測，其餘兩處均因氣候變化、人類活動特別是人口增加過多、資源開發過度、森林水源枯竭導致沙化而廢圮。西望玉門關，長雲黃沙，荒漠枯草，又有多少歷史的惆悵、生命的感嘆！

書若蟬蛻

■文：葉輝

《有贈》與《初戀女》

戴望舒一生多情，在他的第一本詩集《我底記憶》出版之時，他就在詩集的扉頁題字並向施蛰存之妹施絳年大膽表白；及至1931年，兩人訂了婚，戴望舒到法國留學，但他在巴黎三年，幾乎沒有去聽一堂課，每天都躲在宿舍裡翻譯書稿，以換取生活費，其後被學校開除，給他送行的只有羅大岡；此段苦戀維持了八年，施絳年終於離他而去，另嫁別人，據說戴望舒攔了她一巴掌。

話說戴望舒有一首詩，題為《有贈》，據說此詩是寫給施絳年的：「誰曾為我束起許多花枝，/ 燦爛過又憔悴了的花枝，/ 誰曾為我穿起許多淚珠，/ 又傾落到夢裡去的淚珠？」「我認識你充滿了怨恨的眼睛，/ 我知道你願意絨在幽暗中的話語，/ 你引我到了一個夢中，/ 我卻又在另一個夢中忘了你。」「我的夢和我的遺忘中的人，/ 哦，受過我暗自祝福的人，/ 終日有意地灌溉着薔薇，/ 我卻無心地讓寂寞的蘭花愁謝。」

1936年六月，戴望舒與比他年輕十二歲的穆麗娟（穆時英之妹）結婚。及至1938年四月，由劉吶鷗編劇，徐蘇靈導演的電影《初戀》上映，此片有一首主題歌，由王人美主唱，叫做《初戀女》，由戴望舒填詞，改編自《有贈》一詩，風行一時（其後連黎莉莉、費玉清等台灣歌手也翻唱過），據說穆麗娟每次聽到此歌，都禁不住傷感，認為戴對施餘情未了。

《初戀女》殘留着《有贈》的意象與情感，歌詞是這樣的：「我走過漫漫的天涯路/ 我望斷遙遠的雲和樹/ 多少的往事堪重數/ 你呀你在何處/ 我難忘你哀怨的眼睛/ 我知道你那沉默的情意/ 你牽引我到

一個夢中/ 我卻在別個夢中忘記你/ 我的夢和遺忘的人/ 受我最初祝福的人/ 終日我灌溉着薔薇/ 卻讓幽蘭枯萎」。誰是薔薇，誰是幽蘭，大概呼之欲出了。這也許就是戴望舒與穆麗娟經常吵架的原因之一吧，穆麗娟終於走了，回到上海去了。

兩人結婚之初，戴望舒每逢周末都會帶穆麗娟到新亞茶室與文友茶敘，有時也會一起去跳舞。及至1940年十二月的一個深夜，薄扶林道的「林泉居」還亮着燈光，戴望舒坐在書桌前，準備給穆麗娟寫絕命書，事緣一個月前，妻子回到上海給母親奔喪，然後寫信給他，要求離婚，為了挽回婚姻，他不惜以死相挾……

1941年秋，戴望舒給穆麗娟寄了兩本日記，當中處處流露思念之情，又選了三十多張照片製成相簿，在相簿的扉頁上寫道：「麗娟，看到了這些的時候，請你想到我和朵朵在等待你，等待你回到我們這裡來，不要忘記我們。」

然而，一切都太遲了，其時穆麗娟去意已決，1942年，改嫁《宇宙風》主編周黎庵。到了晚年，她依然對戴望舒的情事耿耿於懷：「他對我有感情，他的感情完全給了施絳年去了。」



■戴望舒的丁香姑娘是誰呢？ 網上圖片

文藝天地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畫人生 (四十)



在西方，雛菊是純潔、青春、追求愛與夢想的化身。很多年前，曾讀過一篇文章，內容引述一段關於雛菊的描寫：「所羅門王的全部財富，也及不上路邊的一朵小雛菊。」我深有同感，我常蹲在路邊、牆角，細細欣賞一朵不起眼的小雛菊。

為誰憂傷望日長  
愛與夢想惹惆悵  
淡然天然耐冬寒  
雛菊為名意味長

素仲並書  
甲午元月

畫中有話

■圖：K.Wong



■文：陳思穎（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）

那一次，我失憶了

滴嗒……滴嗒……空氣中彌漫着淡淡的血腥味兒，人群聚集在一個地方，有的驚訝，有的害怕，有的用憐憫的表情看着我。視野雖然模糊，但我還是隱約看得見，聽得見他們的吵鬧聲……

一位少女躺在馬路的中央，貨車的車邊沾滿了殷紅的血絲，滴嗒……滴嗒……血珠沿着車邊緩緩滑下，拍打着地面，形成一朵一朵鮮艷的花。少女的呼吸並不急促，只是每呼一口氣，都有白色的霧氣出現，少女的黑色瞳孔在半閉的雙眼裡慢慢掃視四周，從蒼白的臉頰滑下了一顆晶瑩的淚珠。

很疼……很疼痛……我感到我的頭，全身都非常痛，我的身體被撕裂了一樣，很辛苦，很累。誰人能幫我把這痛楚消失？我感覺到我的頭角有一些溫暖的液體滑到我的臉，披散在地上的頭髮也被染成紅色的……慢慢地，血沾了我那白色的長裙，一點一點血斑為這潔白無瑕的裙增添一點色彩。可是不久血流成河，少女整人都躺在血泊之中……

不想再想，不想再聽，不想再看了，自己開

始愈來愈混亂，自己的意識，愈來愈模糊，視野全黑，也開始聽不到吵鬧聲。感覺有一股十分強大的催眠力使我入睡，我知道只要跟着入睡，疼痛感，便會消失，自己的身體也十分的不妥，我只是想要好好休息，不是這麼痛苦的「休息」，可是一股無形的拉力使我陷入昏迷之中，我用剩最後的一點力，眼睜轉到眼角，掃視到染血的貨車，知道，原來我被貨車撞倒了。

少女的呼吸開始愈來愈緩慢，臉也如雪般白，然後少女露出一抹淺淺的苦笑，從冷冰冰的臉滑下最後一滴眼淚，長長的眼睫毛連合眼睛，完全閉上。從遠處傳來了救護車聲。

當我再次睜開眼時，視野慢慢地從模糊變清，發現自己躺在白色的床上，四周都飄蕩着一股藥味兒，自己的頭和身被白布包得很實，但開心的是，疼痛消失了。

忽然，房門被人使勁打開，兩位素未謀面的中年男士及女士朝我這方向奔來。我目無表情地看着他們倆，女士不斷用手撫我淡紅的臉，

男士則握着冰冷的手。他們是誰？我一臉迷惘，不記得到底發生了甚麼事，而且眼前那正哭泣的兩人，是誰？只聽得到他們哭訴：女兒，我是你媽呀……然後一直哭。為我流淚？完全不明白。

接着，一位穿着白袍的男士走了進來，中年男士急步過去，十分激動，隱約能聽到：救救她……失憶……這一類的字眼。我呆呆地躺在床上，任由那女士撫我的臉，眼淚拍打在我的手上……為甚麼，我看見她，我也會心疼？

三、四年後，少女被兩人扶着到一個地方，問：這是你家，還記得嗎？少女無奈搖頭，氣氛十分尷尬。女士依然掩蓋不住淚光，我知道，他們倆，都憔悴了，瘦了，為了我，為了陌生的我……我不知如何報答他們，只是一直的沉默，沒有說話。

這三、四年，我一直「失憶」了，甚麼都記不起。而且，失憶是甚麼？我只能一直漫無目的地過活，任由一些為我傷心的人，永遠遺憾地生活。

生活點滴

■吳翼民

商鷹

總忘不了那在新疆那拉提大草原見到的奇特風景。一座富有濃郁民族風情的牧民氈房，一條形貌粗獷的哈薩克漢子，一隻高傲孤獨無奈的草原大獵鷹，一個穿戴摩登開放的妙齡女子，構成了那拉提大草原初秋的风景。

在舉世聞名的那拉提河谷大草原山頂肥美的草坡上，我注視着這道風景，注視着這隻蹲在鷹架上羽翼蹀躞的獵鷹，我是頭一回見着這麼巨大的鷹，牠偶地抖開翅膀，有兩米左右長呢，煞是壯碩威風啊！

這是怎樣的一道風景呢？原來，這隻獵鷹是那座氈房的主人——哈薩克漢子用以賺錢的工具，牠踞於鷹架上，招徠遊客前來照相，而那位摩登女郎現在就是主顧了。



■雄鷹 網上圖片

起始，我以為那鷹只不過是背景道具而已，讓遊客站在牠身旁照相，以壯聲勢，其實不然，那鷹是要踞到遊客的手臂之上的呢，這就有些驚險了。摩登女郎表現得很是勇敢，由着哈薩克漢子替她套上長統的厚羊皮手套，將手臂外伸平舉着，以迎接鷹的親近。鷹在主人的吆喝下，很不情願地振翅而起，先跨到了主人的手臂上，撲騰着，向摩登女郎的手臂上躍去。我不禁為之捏了一把冷汗，——好威猛的鷹啊，萬一牠野性發作，把摩登女郎也當作獵物，那敏銳的鷹目、尖利的鷹爪、還有鐵鉤般的鷹喙，連野鹿和野狼都不堪一擊，休說眼前的玉貌嬌體了啊。果然，那女郎看到鷹扇着碩大的羽翼，向她撲來時，已驚得花容失色，尖叫連連。哈薩克漢子一把捉住女子戴手套的右臂，由着鷹撲騰而來。那女的繼續尖叫着，躲避着，但哪躲得開哈薩克漢子的鐵腕，還有那鷹的利爪，鷹跨到了女子的手臂上，哈薩克漢子鬆手，女子一個趔趄跌倒在地，——原來，不僅是驚怕，更是鷹體足有十幾斤的分量令嬌柔的女子無法抵擋啊。鷹撲騰着，卻飛不高，一時找不着點，只好落到了草地上，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。這時我才看清，那鷹的雙眼是被黑布蒙蔽着呢，怪不得若無主人的召喚和指點，牠是辨不清方向和目標的。

女子準備放棄這次機會了，女子的男友也收起相機準備離去，哈薩克漢子急了，好不容易逮到的一個主顧就這樣輕易放走？他一面致歉，一面從草地上支起那鷹，由着牠在他手臂上跳躍撲騰，以示那鷹的馴服和威風，好將摩登女子勸住，女子看到周圍圍觀者都在吃吃暗笑，乃不甘示弱，再次嘗試與鷹的零距離接觸。這回好了，哈薩克漢子不再脫手，而是支撐着女子的胳膊，由着鷹跨到了她的手臂之上，這時，我看清，那女子慘白的臉，不是嬌喘吁吁、虛汗涔涔，而是汗不敢出，卻強裝出笑臉，等待照相，而鷹在主人的調教下，展開了碩大的翅膀，「咔嚓」，相機終於攝下了這一裝模作樣的瞬間。也幾乎是同時，鷹主人不知從什麼地方掏出一塊帶血的肉塞進了鷹嘴。

這就是我在大草原看到的一道獨特的風景，這就是我頭一回那麼近距離看到的一隻大草原獵鷹。

真正意義上說，那鷹已不再是勇猛的獵鷹了，而是一隻平庸的商鷹——經商做生意之鷹，比之獵鷹，牠顯然只能是等而下之。其實，大草原的獵鷹和自由翱翔於藍天白雲的雄鷹相比，已經大為遜色，牠們雖然也能自如起落，卻必須受制於牠的主人，必須為主人效命服役，從而換取一丁點兒的食物。日前聽伊犁的朋友說，一次慶典活動，有三百個哈薩克獵手騎馬架鷹接受檢閱，一聲號令，群鷹齊飛，極為壯觀。我聽了雖然也有同感，卻不無悲哀，——真正壯觀的應是無拘無束盤旋在天地間的雄鷹啊！

試筆